

C53

東菴先生文集

商經孫字冲叔書



東甫先生文集

公元一九八七年歲次丁卯七月重刊

東莆先生文集

(全冊)

(非賣品)

印贈者：潮安縣仙都鄉林世光堂

旅外子孫 豐銘 豐乙 豐滋 亨運 亨冲 綿芳 綿洵

校閱者：豐乙 豐滋

承印：特威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灣仔謝斐道一百五十一號金聲大廈2A

電話：五—八九一〇一三

民國卅壹年壬午

拾巴拾五曰重刊

策序

東甯太史林先生屈起嶺南射策 明廷第一其數對攝陳忠懇不主頌體以是受 聖天子親知蓋異數也自申暨童時得手錄而讀之以合於蘇長公制科之策不辨其孰爲長公者始太史自以侍 承明之日長乞身歸養部使者屢趣還職卒不果赴以歿學士大夫無不靈然傷之同郡左參劉公與金憲林公追論鄉哲因相顧歎曰往太史魁天下天下之所共知太史者不在文將因文以觀其用顧其用不究已矣可使其文漸滅無傳爾耶金憲公廼出所藏遺策若干首使受於郡齋而刻以行焉嗟乎方太史弱冠在諸生中試經術世務動條答數千言至令主司斂衽嘆賞無論一策冠多士而光芒閃爍久矣文者天地之精華其下爲何嶽其上爲日星人以文尤著者勢欲薄河嶽日星爭光上下即精華太炫造物忌之斯蘇長公所以玉堂金馬之門常冷而放浪山嶺水曲以終也獨太史然哉今是篇比長公什一耳安知尙論者不與蘇集並傳昔治安之策誼不及試而天年蚤終劉尙其通達國體蔡邕秘論衡不以示人由今知中耶之集不下於克也茲謀刻者之心抑有劉更生

序文

上卷

之見而剖中篋以公之人實於中耶遠矣晉江丁自申書

三試外場全卷序

夫人以靈淑秀朗之心洩之篇章則異地異時必有聲應氣求者於其後余於

東甯先生有感焉余少習海內家語得先生鄉會制義讀之異其不襲綺麗不事瑣畫直擲性靈而 大廷一對莫非濟世石畫氣鬱詞雄翩翺乎蘇長公風骨心襟慕之時群諸生中未嘗有一日之雅於 石洲師亦不期銜命爲嶺表游未幾石洲師奉 聖旨督學於越竟得以平日淑於先生者售知石洲師庚午連上春官即浮沉中外十餘年猶幸有今日遊則余與先生若有夙緣者夫讀其人之書於二十年前知遇其宗人已奇矣復於二十年之後入其鄉揖讓其子弟望其園林宅里而弔焉非有得於聲應氣求者迺爾哉而厠厠曹擬襲先生文以示不忘且不私憾軻世途篇幅遑遑今遊其地日與其鄉之子弟相劇切獨敢忘且私乎因出其三試全錄屬潮陽令徐君侵之爲東人士式夫龍泉之利期於斷割烏號之勁期於中的先生以弱冠射策爲 世廟第一人時以爲賈誼劉更生復出非舉業者之龍泉烏號乎東人士不法其先正宗旨願寬索坊間殘唾餘沐蔽日窮年剝削神即偶傳

序文

上卷

二

一節終虧大雅無益也嗟嗟劍尙神光而華其室者寶鉛刀矣弓先水理而繡其弭者珍棘材矣寧不爲歐冶甘蠅之所笑哉粵之人士知東甯先生之文爲龍泉烏號則聲應氣求嗣余其有興乎撫李郭子直臣舉書

序

予少時見田汝成記

東甯先生對 大廷時軼事深歎夫科名盛事非可倖邀即君相亦不得而爭之也方貴澤當國知貢舉以成格程進士高材生之軼於法者有厲禁且令所司傳諭既廷試閣中列呈二卷汪都憲得東甯策驚曰寧有對策而無冒語者永嘉閣之曰文雖踰格然明快可誦也附呈擢第一人貴澤讓所司之未傳前諭也已乃知散卷時東甯不至故未聞斯語嗚呼東甯當日豈有意於高科之擢而爲此無冒之制策以驚衆乎設令與諸進士旅進而聽春曹之言又豈復能妄冀格外之賞識而置閣臣之議爲可畧乎則東甯之少年高科材之所優爲也柄臣安得而引之況得而抑之哉予來潮從其家購得遺集讀之蘇子瞻自評其文曰行乎其所以行止乎其所以止東甯之文有焉蓋文猶水也東甯其川之方至乎蓄積者深而行之以氣觀於海而知東甯之有其沛然莫禦者也永嘉文貴簡練而有取於此信永嘉之不以一格困士也貴澤立朝摛文皆以氣相尚而願欲以成格束縛學人令背

序文

上卷

三

於所好焉率不克伸其議而東甯以少年進士凌而上之 世廟臨軒策士使柄臣無從施其推挽文章之榮遇固然抑亦可以尊文章之權矣東甯他所著述即以制策概之可也予故讀東甯詩文而併論其世如此漂上吳穎書

廷試策序

文以明道也古人道足於已有不容已於言者又其氣足以舉之故洮洋自恣汨汨然日探之而不窮秦漢以來氣之昌者唐推太白宋則子瞻太白飛揚超忽千人坐廢即少陵昌黎之卓犖無以過之子瞻雄姿英偉如鞭雷電如決江河故雖明允之爲父廬陵之爲師亦退避子瞻出一頭地明與能文之士數十百家較著者層下矣州規模左史比陵晉江馳騁韓歐江右鄭謙止及吾鄉 東甯先生則步趨子瞻今合諸君子文讀之非不神巧各擅要東甯之於子瞻則形神俱肖矣壬辰對策 大廷頃刻五千餘言排蕩屈注浮瀟蘊崇直與子瞻萬言書爭千秋之價吁何其氣之似也夫後生學士孰不漁獵先聲抉意抽華依以成名然字字而比之句句而櫛之土偶衣冠終歸淪棄何者其氣不克固非可以貌取也夫氣猶水也法猶舟也水之所趨舟斯泊焉氣之所屆法斯立焉故必有餘於氣而後寬綽游餘非冗也廉厲峭刻非削也批之剝之往還馳驟無不如意此子瞻之所以獨有千古而先生之所以大魁天下也願氣非襲取也清心以直之含綽嚼史以潛之調之欲靜行之必達而又

序文

上卷

四

平心息慮以察之令氣與心和心與手適乃能行乎其所以行止乎其所以止不止不然虛憊客氣血動脉張知其無能爲也乃吾讀先生之文重有慨也嘉靖初 世廟銳意有爲先生所陳者又悉防微杜漸通達國體之言使能行先生所言清心寡欲擇循良之吏墾曹濮之田通南北之利去冗繁奢與民休息雖立致治平無難也乃臺閣諸臣憚不能知世廟知不能行而先生解組去矣未幾上心漸侈土木齊宮之事紛紛繼作泊乎末年邊事孔亟師旅之事無歲無之乃嘆先生言無不驗而行之不售爲可惜也浸淫數十年間以至於今儲時內竭盜滿近畿更儒而不可仗兵寇而不可用河洛之間漕運再絕使先生而在不知其痛哭流涕又當何如也茲因其家梓先生制策爲言其文之工且欣其遇而深悲國家之不能究其用也先生又行之佳具載本傳主別論著即於制策覩其一班可也崇禎癸未姪增洪夢棟仁升書

序

海陽林孝廉字深甫已酉冬枉公車而省其師江子九同於吳門九同介之謁予予見其氣宇論議必名家裔而未知其先世之所源一日深甫奉一編而請於予曰此流之

曾祖伯考東甫公之遺集也東甫公諱大欽字敬夫嘉靖壬辰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久之以養母歸築室東甫山中與海內賢大夫如姚江王龍溪海陵王汝中吉水鄒東廓時以理學相勉勵暇則爲詩文自娛母終公不勝哀毀既葬道病卒詩文多散佚癸卯秋流受江先生知得舉於鄉乃與族弟鵬鳳輩搜而輯之成若干卷將圖不朽於先生先生其無意乎余既嘉深甫之孝思而又不能無感於科名與人之相倚以爲重也君臣遇合之難也蓋有明二百餘年狀元及第者數十餘人而粵東有三人先生其一也此三人外其以富貴聲震耀一時者何可勝數而至令海內所不待言畢而知者惟此三人與丘文莊海忠介而已夫以文莊之博學忠介之貞操而僅得與三人者並然則科名豈不足以重人哉既又思此數十餘人其間以道德文章勳名節義章章者雖不乏人然亦可屈指數其餘則多磨滅甚或按其籍則有其人履其鄉詢其遺文遺跡而子孫不能言萬一又豈非人之足重科名乎

序文

上卷

五

東甫公生平雖不少概見然而遭盛時遇英主又出永嘉貴溪之門二公始皆得君甚公既爲天子所特拔二公必左右之使公少委蛇其間豈不能馴致大位及分宜仇貴溪鋤其黨與一時門生故吏羅織無免者而公獨優悠吟飲此必有非得失禍福所能援者由此觀之公固重科名而不徒以科名重者也昔人觀漢賈生策而知孝文時已有七國變亂之萌誦元許平仲疏而知世祖時已有太阿下移之漸蓋朝廷治亂之幾往往大臣不敢言而小臣能言之言之而君或不知之言之而君知之則必用之言之而君知之而不用之則大心視爲去留奸邪伺爲進退其害可勝道哉明世宗亦賢主也而後世或議其始激於大禮繼惑於青詞乃今觀公大對之策有曰游民衆則力本者少異端盛則務農者稀又曰禿首黃冠充斥道路朝廷之事無有與陛下言者是當時已見端矣使世宗能因此以信用公必有大可觀何令之不數年即歸歸即老以死世宗豈可謂知人而公亦何賴有此知乎此奸臣方士之所以接踵而興也然則古今君臣遇合之際能不爲東甫公嘆哉然而豈獨爲東甫公嘆而已哉深甫挾策長安其於天下之利弊自當直言無隱苟能見知吾知其必能終用以有成而光乃祖父之遺澤於異代無疑也是之謂大孝深甫勉諸龍眠方孝標書

序

麟自結髮受書每慨然慕古名臣傑士以爲丈夫處世當佐天子廊廟以號令賞罰天下迪民吉康否則身肩弘鉅經營四方勒勳王府垂光麟閣即不然則以驚才絕學廣侍從之選參帷幄備顧問受人主特眷如陸忠宣公之於唐歐陽文忠公之於宋斯可謂不負所學也已吾潮

林東甫先生以文章魁天下其大廷對策洋洋灑灑不下萬言皆凱切規諷深中時弊有古晁賈風固已九重覽而動色海內誦而心儀矣乃其餘詩文翰札尙未受梓故世少傳焉其姪孫明標鵬鳳輩以全集示余將壽之剞劂且徵弁言余惟先生爲潮前修文章行誼郡邑乘及先輩郡邑大夫備述之矣小子何能贅憶侍先君子日側聞先生與先祖襄敏公爲道義交甚學今觀先生書中如征南平交之事往往留意綏靖不欲以荒服勞耗民生與先公上毛蔡二司馬書千里如合符節至先公與先生往復諸札皆以學問德業互相砥磨其論學諸書大概宗龍溪先生致良知之說有非後學所易管窺者人但知先生以文章名世

序文

上卷

六

而經術卓卓可傳非流覽其全未易測也使天假以年安知君臣之際相得之盛見於行事不與唐宋諸君子後先媲美耶麟不佞生先生之後慕先生而不得見見先生之集則如見先生焉若夫遇合之奇則田夫野老龍言之無俟再贅矣康熙壬寅翁如麟書

序

周秦而降所號古文專家者或以質或以文或鬱然而奇或粹然而正遷固諸君子辭不掩理其老在樸至徐庾江鮑輩則全乎春華矣韓柳之卓犖永叔之雅醇文以正勝而孫樵劉蛻者流語不驚人不休矣其矣古人各不相襲也而其行以不敵者則皆氣之爲文人得氣之昌首推蘇軾觀上神宗及策論等文淋漓湯湯真有屈注天潢倒連滄海之勢即長公自言吾文如百斛泉源隨地湧出非氣而誰爲出之誰爲湧之哉數百年來罕見其繼自吾鄉東甯先生出眉山之燈又橫出一枝矣先生年二十二對大廷咄嗟數千言風馳電掣盡治安之歛極文章之態世廟拔之常格外擢殿撰一時聲名藉甚未幾先生以養母乞就子舍不數載遂歸道山嗟乎彼其時議禮之聚訟雖息鈞衡之煬竈正工且烽火屢撤甘泉禱祀工作之事又紛紛起矣世廟英毅資不世出以先生受眷之隆假使从立本朝陰用維挽必能潛滑若側而城狐社鼠不至从竊賊靈必能燭玉杯帛書之奸而齋宮青辭無事獻媚必能止土木之繁興而將作諸役不至身都通顯必能先雨綢繆早銷邊釁必能容納諫臣

序文

上卷

七

廣開言路夫何東山泉石方軌謝安冥土位虛遠召擒虎致先生經濟之才一無表見豈不愴哉先生遺文散失其裔孫輩搜輯以付梓人虞讀集中與王龍溪羅念庵鄒東廓諸公往復諸札入都以性命之絕學爲汲汲似於詩文一道一切以雕蟲小技視之無足當其揣摩者五言古詩絕有陶彭澤風味餘體亦蕭然自放骨帶煙霞要之諸策已高踞千仞羣頭令人攀躋俱絕所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者於寸幾尺幅見之雜書蘇集誰判泥濘豈同此岳瀆英靈在宋則鍾眉山在明則牛桑浦耶何氣之昌而言之似也匪特維桑文獻即以當郊天之鼓可矣康熙丙午同里陳衍虞園公書於五羊旅次

詩序

東甯太史以嘉靖壬辰對策魁天下尋以母老疏乞歸養歸而築室山中飲酒賦詩余自垂髫時未嘗不慕其爲人每扼腕其壽命不永勲業未就無所表見於天下乃旁搜其遺稿自廷試諸策而外不上數什首雖其爲文出入兩漢馳驟長蘇然而未極其至蓋所不滿於太史者什之七矣从之家君出其田園閒詠一帙中多太史點竄字跡時余未解韻語顧什襲而藏尙莫辨其爲燕石爲楚璧也曩歲登而讀之大愜夙契近每誦其俊句佳篇以贈友吳允光允光亦時嘗稱賞曰是惡可以無傳乎恨余未竟其全也今茲偕衰歸甯海上益珍玩不釋乃謀鋟而廣之而勉爲之序嗟夫余何足以知太史哉大凡天之所命豪傑也不篤其高世之行即偉其高世之言言非浮物也皆心聲也士君子一吟一詠未始不酷肖其爲人其人顯達而軒昂則其言莊重典則威嚴不可望其人窮困而愁思則其言哀怨沉鬱嗚呼不可聽其人狂豪而宕跌則其言洗洋恣肆傾瀉震撼而不可禦大抵才情之所不至者意氣不能激爲沉思之所不至者強辭不能奪焉持此以論詩而人品亦因之矣吾鄉自鄒魯

序文

上卷

八

以來事功節義文章隱逸之士不一而以詩名世者概可指數非詩之難而所以發其才者意各有所至也乃太史弱冠貢才名一朝謝去甘心田里其意固已遠矣大丈夫生不能立言垂世沒亦徒然故憤發其所爲情而醉之於風騷篇什林塘可樂雲山可棲樵子田夫可侶木石魚蝦可友遊乎無構之園自歌自詠曠然大觀總之片言隻字依古以來不失性情之正者也明興詩學汎濫作者無慮千百大率多猥蕪而乏古雅而館閣諸鉅公又特以富麗容容風天下三百篇固不可作漢唐亦遐哉邈矣方太史在史館中慨然有工古文辭意又性篤與人不相習故退而卒業東甯著詩自見今觀其所開詠類多陸沉詩書放浪丘園縱意千古之上不落宋元人口吻其古者脫去脂粉獨姿雲霞有夏松殷柏氣象暗懷古感興諸篇洋洋乎固陶謝稽阮之遺風也其律者又多奇特閒曠以古意叶聲偶而不妄鑄一辭嘗自言曰五言律者如四十箇賢人著一箇屠沽不得貴淘練也七言似之斯不亦升唐人之堂窺作者之班乎是以當世士無一足以知太史而太史遂受輕世傲物之名又復不自裁抑而發其不平感慨之氣獨酌獨語於園林中而讀者亦第云豪舉云爾不知太史未

嘗有意爲豪也見超者不狗物情簡者寧作我天之所命久與俱化即太史亦不知其然而然也余固反覆是篇諷詠紉繹恐太史遂謂後世無知已又懼其管窺蠡測開罪當時且不足彰太史千載之名顧伏而思之太史之名載此詩矣生而無以策樹沒而後有所表見者也言而可傳言亦行者也余惡得而秘之昔井月先生爲太史作傳慮無所稱述於後乃不敢辭其責爲刺廷試諸策播之郡國布之天下獨惜此詩不得與之俱傳即井月先生之知太史烏足以盡太史哉嗚呼斯予之幸也而亦太史之幸也余近過太史里門望其廬想其人輒低回留之不能去而不察者猥以壽命不永勳業未就爲太史病是用爲之表章使天下後世知大史有詩名且曰夫士不出則已一出皆魁偉奇傑之儔也而豈徒以對策大廷重乎哉萬曆庚子揭陽曾邁志甫書於肩吾堂

序文

上卷

九

重刻詩序

予猶子志甫生後予六歲垂髫與予同遊泮其才多予數斗爲諸生三年即登丁酉賢書上春官交遊天下名士如雷林湯先生貞父黃先生休仲胡先生異度張先生皆其把臂而莫逆者也公車弗售歸而與都人士結社學古文詞飲酒賦詩日持

東甫太史林先生田園問詠饑而飽之醒而醉之醉且飽而狂吟之其意義每曠世而相親一日謀之梓以公先生於不朽初刷板鄉之人有疑志甫以太史爲李奇浸假而炙名人口迺漸釋然已復群起而爭寶之噫其爲耳食也亦多矣時予爲諸生雖日與俱然方備備以八股從事其於五言七言之旨未敢肆力而窮其奧是以亦弗欲辨其爲狗彘爲猴獃也但見志甫每計偕歸凡五易科其往也挾輿俱往其來也則往往捆載而來予啓其箝視之皆名山奇川之所記其得力於太史者亦不爲不多矣癸丑上春官回竟以詩酒病且篤予視之床頭惟此兩物悵然諒予曰生於斯歿於斯姪又何恨獨恨未有廣其傳者當屬吾叔子曰唯唯恐不敏不能及耳迨淹滯之日吾兄不忍睹其所遺盡閱而藏之計丁卯已十有三

序文

上卷

十

年春矣予始叨鹿鳴促裝北上未暇探索越明年乃啓吾兄發所藏而徵之其版半食於蠹魚爰命梓人爲之緝復獲所遺尙有太史文稿若干首予未得盡侵姑取其關於世教者如華嚴講旨又書太安人不事佛二帙殿爲第四卷畧表其廣之之意耳至若太史之學之行之言則固已載之前序兩篇矣不敢贅志甫原名思道邁蒙題更者也初游泮與予同師事錫山景逸先生蒙先生並器其文即以分利鈍之途今似復左券者第予愧鈍則鈍矣而武後塵又惴惴不知其何似也併誌之以不敢負券予者於地下而俾屬予者之雖歿猶生也崇禎庚午揭陽曾敬雍簡父書於浴風亭

詩序

自古道亡而天下無真人詩道衰而天下無真詩故真人不易見真詩不易得然有真人即有真詩不容強也何也人生自少至老汨沒名利以詐僞爲智以混俗爲通故言不由衷語多矯飾其於性情之道遠矣真人則不然讀書談道寵辱不驚窮通一轍故下筆立言直據胸臆自爲怡悅而讀之者神遠此真人真詩之有由然也粵東

太史東蒼林先生負不世之才抱經濟之畧少年立掇巍科聲名藉甚其鄉會廷試諸策皆典謨訓誥忠君愛國之言傳稱海內者有年岱齒齟時已奉爲拱壁矣尙以未獲見風雅爲恨今年夏乃寓書陳園公轉購之而先生從孫謫千手錄相示爲之吟詠數過蘊藉和平幽閒淡雅宛然陶阮風範令人躁累盡釋所謂真人真詩在是矣夫真人真詩生平宗匠未得者今一旦獲之不覺景仰思慕之不忘也因附數語卷末藉以不朽云康熙丙寅趙潭王岱山長書於澄江邑署

序文

卷上

十一

傳

薛侃

東甯林太史諱大欽字敬夫世居東甯故號東清太史其先自閩遷濟南嗣奉公復自濟南回閩不至因止清山之陰家焉是爲始祖四世潛峰公以理學起家官秘書乃以族改居山陽之山兜宗屬延植矣八世碧川公以文學騰聲譽序即高祖也生四子第三子怡然公生經標公經標公生贈儒林郎毅齋公是爲皇考贈公儒而貧晚年舉太史有異徵稍長聰穎異儔好讀書乃至無書給之稍學爲經義東涯一見奇之以國器許焉年十二從贈公至郡書肆見蘇氏嘉祐集絕好之停玩移時爲言贈公市歸既浹旬搗筆爲文屈注奔騰神氣宛肖識者重之會十八失贈公拮据奉母力尤不能致書族伯廷相廷泰名孝廉也藏書萬卷因資以自廣尋浸博通子史百家言矣嘉靖辛卯就試督學王公奇其文爲薦於巡按御史吳公更試李綱十事考據詳核詞旨凜烈讀之覺奕奕有生氣相與嘆賞曰此蘇公筆墨胡公封事也必然大魁天下其年試於鄉本房薦擬元已而第六明年計上春官連舉進士狀元及第如二公言方太史之廷對也閣臣定孔生高生二卷都御史汪公鉉得太史文

傳

上卷

十二

詫曰安有答策無冒語者太學士張公孚敬曰是嫻於詞必當上意乃附二卷封進上覽之親擢第一榜發中外稱慶咸謂大魁得人云官詞垣三年即疏請終養奉母南旋築室以聚族人結講堂華嚴山與鄉子弟講貫六經究性命之旨自是屢趣不起矣海內賢士大夫想望丰采如姚江王龍溪吉水羅念庵浙中王汝中與鮑江翁東涯及不佞時相寓書言學問之意獨太史刊落聞見純任自然實能於所性本體着力修存非從耳目記誦收拾補湊也既已無心世用優游典籍怡情山水所作詩歌蕭然自放非樊籠所囿者昔與洪震父許郁園及謝生黃生交震父早逝假旋郁園亦亡太史親爲扶櫬俱爲經紀其家即謝生黃生亦時相扶進庶乎始終者東甯所裁堤壩於水莫與任功太史曰是吾責也登砌堅牢東鳳諸村賴之太安人舊多病庚子盡年不差以至大故太史毀甚加之从侍湯藥血氣坐是大耗免喪葬其母於甯山之麓歸道病卒聞者咸惜其才而悲其年之不久也東涯寓書於余恐其漸滅無述俾令作傳而世次特詳猶東涯意也

論曰太史之貴也實出永嘉貴溪之門二人既得君太史又爲天子所自取士倘稍委蛇

傳

上卷

十三

卽立致卿貳無難也顧屢促不就何哉既盈而戾亢極而戰無論俛仰事人非通人之節而權勢倚伏之途肯褻裳就之乎吁此出處之揆也既已逍遙林谷向往前修生生之體依稀見之使天假之年進退當未可量也居家奉母是亦爲政自賤而貴自生而沒始終孺慕可謂孝矣

爲諸生呈林太史鄉賢稿

林 熙 春

爲公舉翰苑名賢以光祀典以厲世風事竊惟禮隆賢宗須德行文章並重議關學校惟事久論定爲真故才適群英誼高一世卽閭巷布猶得與乎俎豆之榮矧廊廟樞輔可弗躋乎宮牆之列茲有前狀元及第翰林院修撰林大欽者洪鈞鑄品名獄降神自其舞象之昔已有吞牛之氣孝從天授少小篤懷橘之思質在人先稍長勵漂麥之志謂百氏爲所當獵墳典包綰胸中以三蘇爲必不可師琳瑯縱橫筆下沉澹尙友而意適齏鹽和悅寧親而情甘菽水甫十八而喪父多方爲附身之需猶恨其木之不美偕伉儷以事母竭力備養志之奉若忘其家之最貧十事數陳總李忠定之忠肝義膽原道辨拆規韓昌黎之孔思周情廿歲而粵省掄魁越年而燕臺正奏風搏九萬日對三千太學士置之十二豈謂眼迷五色聖天子拔之第一定知喜動重曠經品題而御墨淋漓侍講帷而展書顧盼自是寵在詞臣之右咸義忠結明主之知倘少遲乎金馬玉堂自當躋乎經邦論道乃舉頭日近寧無懸闕之丹心而極目雲飛轉念垂堂之白髮不數月而潘輿迎養滿一歲而李疏乞歸視富貴如浮雲

呈稿

上卷

十四

溫飽非平生之志以名教爲樂地庭闈實精魄之依孺慕彌殷怡怡然晨定昏省宦情自冷兢兢乎履薄臨深毋安則視無形聽無聲縱寒暑不辭勞瘁毋病則仰呼天俯呼地即鬼神亦爾悲哀毋死而骨立支床弔人殞淚毋葬而跣行却蓋觀者蹙眉惟其親者親而疏者亦賴以舉火以故厚者厚而薄者亦莫不分金同心如謝如黃或約婚姻或推衣食無爲貴賤改節刎頸若湛若許或爲修墓或爲扶輦豈以存亡易心蓋內外既無間言憤海亦爲希觀人見其盛名太早祇一鳴以驚人豈知其大節不虧慰三遷之教子度其初志謂報主之日尙長會以修文致侍劉之日遂短眞當時咸傷梁木今日共仰蒼龜者也某等父老之口說既詳子弟耳聞亦覈雖位以年促或惜其勳業之未宏而行與文符可令其蘋藻之弗報非惟鄉先生之鬱抑亦二三子之羞敢具聯詞用佈公論伏望宗師大人臺前特採名實奉祀宮牆庶激人心亦裨風教

續刻東肅公文集序

嘗聞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盡而不傳雖爲二人言亦可爲先後代概也大抵先人行誼制作卓然昭著一時往往有數傳而後每歎無徵者推其咎在後人繼述之不力也 炳課兒曹暇日適檢閱十二世祖叔殿撰 東肅公文集書缺有間獨於此深抱歉焉何者 公以少年英穎早掇巍科雖遇合際風雲之會而鈞衡值煬竈之工史館三年疏請歸養宗山講齋講旨華嚴悟性真於鳶飛魚躍忘世態於得失榮枯十餘年幸終曾參孝養之志越數載忽來顏回不幸之傷雖修短有數勳業未宏而其經濟事業之見諸策論篇什間者先正諸賢各爲序文而表著叔祖 鳳翥力爲劖劂而流傳使其板存其文存其人雖至今不朽可也胡必以天命不永慨哉所可慨者其後板藏宗祠族人不知珍惜遺簡剩書散佚至今蓋數十年矣即訪之郡邑人士家藏集冊亦幾希少見 公之見諸言而寓於集者不幾漸焉以漸滅乎夫古人片言隻字凡有關風俗人心者尙不忍令其埋沒況文集乃先人精神心力之寄經國久大之猷而顧聽其湮沒不傳乎際此篇殘簡斷之餘倘置存亡

續刻序文

上卷

而不問致後人渺無傳信慨然興文獻不足之嗟焉此責又將誰譏也於是稟請家君 誠潛齋與 季父蘭修搜羅遺集家藏莫備僅於族叔樹堯宗叔其華處共得二部其間蠹魚食字滲漏濕篇多所缺略再求散集與兒輩 照珊 宅嶠 檢對補遺合成卷帙帙付鈐非敢云附驥沽名惟期先緒之不墮耳 先殿撰文以氣勝詩多奇特短札長篇無非由格致誠正窮理盡性醞釀而出諸先正序文賞心雖有各別而發其幽光則一而請詳毋庸贅述連集莫敢評點悉遵 叔祖遺訓以俟高深紬繹而評隲耳

光緒十年甲申裔姪孫 炳麟甫重編次

裔姪孫 培 許 鳴 鑒 樂 賓 校 字
後學世姪 莊 烈 昌 子 南
裔姪孫 映 春 際 德
裔姪孫 蘭 修 竹 園
宗姪孫 其 莘 春 如 全 校 鈐
耳姪孫 培 葵 照 珊
培 薰 宅 嶠

我鄉十二世祖叔大欽公字敬夫時人稱東甯先生明嘉靖壬辰科殿狀弱冠舉於鄉殿試聯捷高擢巍科名震宇內世宗讚爲天下奇才其文章道德前人述之備矣舊有東甯文集傳世板藏因歲久漫漶幾無存留事變後邑人藏是書者亦荒廢殆盡僅見不易者安懼其久而湮沒用將是書重行付梓無非彰先爵後之意也若安泊庚辰叨長東甯區政數年來殫精竭力凡所興革靡不悉心規劃用能次第舉獲觀厥成然以改善地方固當前急務而一鄉文獻足資後人觀感亦未可緩圖爰告諸郡侯侯是其議遂付剞劂藉以行世蓋聞君子具有卓犖之材必有過人之識材以資其用識以保其身方公之貴也出於永嘉貴溪之門當是時二公秉政權傾朝野公若委蛇其間不難立致卿佐顧詞垣三載遂疏請歸養築室宗山講旨華嚴究性命之文致良知之學澹然無心於用世論者惜之而孰知不旋踵間貴溪之禍旁及門人使公立朝其能倖免哉乃竟優悠呖畝盡孝養於無虧其明哲保身非常人可及惜年壽未永然其學行已垂不朽矣是集刻於清光緒十年距今逾五十七稔今復刊行於世俾先祖文章道德傳諸久遠或曰時事蠲蟪民生凋敝奚暇及此噫此迂拘

重刊序文

上卷

之見也聞之古者戎服講孝子北嚮講孝經倥偬戎馬而不廢絃誦誠以文化不興則民德不振其關係家國盛衰豈細事哉若安不敏乃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匪敢附驥沾名區區之志願與識者共勉旃是爲序

裔姪孫林若安敬序



若安

重刊林大欽公詩文集序

夫自唐宋開科，英雄入彀；文章中式，朱衣點頭。歷代題名雁塔，進士何止萬千；賜宴瓊林，文章留下多少？蓋以拂鬚舐痔之辭，率皆命短；憂民之作，固當永傳也。

憂國

我鄉林大欽公，明嘉靖壬辰殿撰。鴻才卓識，弱冠登科，臨軒策問，世宗讚爲奇才；振筆疾書，文名震驚宇內。其安邦定國之謀；拯世救民之策，久已深入人心，爲世所仰，宜其洛陽紙貴，譽滿神州也。

林公三載詞垣，一心圖治。第因貴溪當權，合汚固非所願，用是急流勇退，致仕歸養高堂，遙瞻遠矚，縱情山水之間；亮節高風，講學宗山之內。惜乎顏淵命短，天不永年。著有「東莆文集」，刊於清光緒十年，其後五十七年，未曾再版，欲讀公作，難乎其難，洎民國三十一年，先兄若安，鑑於先祖詩文，珍若拱璧；保存鄉邦文獻，義不容辭，遂重新付梓，刊行傳世，深得鄉親讚譽，至今又四十五年矣，世代更迭，災變相尋，公之文集，復又瀕於湮泯。

豐銘寓居香江，心懷桑梓，自顧風燭殘年，愧無建樹，欲繼先兄遺志，重刊是書，幾度涉海回鄉，搜求舊集，遍訪耆宿父老，僉云無存，後於汕頭市獲董正之校長珍藏原本，遂携回香江，重付剞劂，傾差澀之阮囊，酬生平之夙願。吾知斯集之印行，必得識者之讚許。先賢雖逝，遺教尚存，飭吏治以安邦國，盡地利而裕民生，灼見真知，仍可借鑑，其意義固不僅存文獻，紹先緒已也，是爲序。

裔孫孫豐銘敬序

公元一九八七年歲次丁卯七月

東甫先生文集第一卷目錄

廷試策一道
小試策七道

李綱十事

牛李之黨

孤注

韓愈

潮州八賢

體國經野

潮州風俗

東甫先生文集

上卷

目錄

皇帝制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以統億兆而爲之主必先之以威有樂生俾遂其安欲然後庶幾盡父母斯民之任爲無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與食使無衣無食未免有凍餒流離之害夫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蠶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也耕者無耨而食者衆蠶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蟲蝗之爲災遊惰冗雜之爲害邊有煙塵內有盜賊無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類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然時有今昔權有通變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時若災害不生百姓足食足衣力乎農而務乎織順乎道而歸乎化子諸士明於理識夫時蘊抱於內而有以資我者亦既从矣當直陳所見所聞備述於篇朕親覽焉勿憚勿隱

臣對臣智識愚昧學術疎淺不足以奉

大問竊惟

東甫先生文集

上卷

陛下當享泰之交撫盈成之運天下皆已大治四海皆已無虞而乃拳拳於百姓之未得所爲憂是豈非文王視民如傷之心耶甚大美也然臣之所懼者

陛下負聰明神智之資秉剛睿仁聖之德舉天下之事無足以難其爲者而微臣所計議復不能有所補益於萬一

陛下豈以其言爲未可盡棄而有所取之耶

陛下臨朝策士凡有幾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綬其祿秩然未聞天下之人有曰

天子某日降某策問某事用某策濟某功者是豈策士之言皆無可適於用耶抑或可適於用而未暇採之耶是臣之所懼也臣方欲爲根極政要之說明切時務之論而不敢飾爲迂濶空虛無用之文以罔

陛下

陛下若以其言爲可信而不悉去之試以臣策付之有司責其可行則臣終始之願畢焉如或言不適用則臣有警愚欺

天之罪俯伏以待罪謹誠所甘心而不辭也臣伏讀
聖策有以見

陛下拳拳於民生凍餒流離爲憂以足民衣食爲急此誠至誠惻怛以惠元元之念天下之
所願少須臾無死以待德化之成者然臣謂

陛下誠懷愛民之心而未得足民衣食之道誠見百姓凍餒流離之形而未知凍餒流離之
實也夫

陛下苟誠見夫百姓凍餒流離之實則必思所以富足衣食之道未有人主忍見夫民之凍
餒流離而不思所以救援之者未有人主救援夫民之凍餒流離而天下卒至於凍餒
流離而不可救者也今夫匹夫之心可行於一家千乘之心可行於一國何者以一家
一國固吾屬也曾謂萬乘屬天下者有救援天下真實懇切之誠而顧不效於天下者
哉是臣所未信也臣觀

陛下臨朝凡有十餘年於此矣異時勸農蠲租之詔一下天下莫不延頸以望更生然而惠

東甬先生文集

上卷

二

民之言不絕夫口而利民之實至今猶未見者臣是以妄論

陛下未知斯民凍餒流離之實未得足民衣食之道也臣聞之仁以政行政以誠舉王者富
民非能家衣而戶食之心也政具焉而已矣夫有其心無其政則天下將以我爲徒善
有其政無其心則天下將以我爲徒法徒法者化滯徒善者恩塞心法兼備此先王所
以富足人之大畧也臣觀史策見三代以後之能富其民者於漢得一人焉曰文帝當
亂秦干戈之後當時之民蓋日不暇給矣文帝視當時之坐於困寒者蓋甚於塗炭也
育之以春風沐之以甘雨煦煦然與天下爲相休息之政而塗炭者衽席矣故後世稱
富民者以文帝配成康亦誠有以致之也然而文帝固非純王者竊王者之似焉猶足
以專稱於後世而況夫誠於王者而顧有坐視天下於凍餒流離者哉臣竊謂今日

陛下憂民之心不爲不切愛民之政不爲不行然臣所以敢謂

陛下下於斯民之凍餒流離而未知其實於足民之衣食而未得其道者竊恐

陛下有愛人之仁心而未能如王者之誠但恐主有愛人之仁政而未能如王者之詳悉光

明臣是以敢妄論

陛下而云云也然臣所望仁政於

陛下者非欲盡變天下之俗也非欲復井天下之田也亦曰宜時順情而爲之制而不失先

王之意爾臣請因

聖策所及而條對之

陛下策曰夫民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蠲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憂者也今
耕者無糧而食者衆蠶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之水旱蟲蝗之爲災游惰冗雜之爲害
邊有煙塵內有盜賊何怪乎民受其殃日甚一日也此見

陛下痛念斯民之病深探困乏之本而急思所以拯救之也臣謂民之所以耕蠶稀而日甚
其殃者游惰起之也冗雜病之也若夫水旱蟲蝗之災則雖數之所不能無然君人之
憂不在焉何者恃吾耕蠶之具素修而無所耗則雖有水旱蟲蝗而無所害臣聞有道
之國大不能災地不能厄口盜賊不能困以恒職修而本業固倉廩實而備禦先也

東甬先生文集

上卷

三

臣聞立國有三計有萬世不易之計有終歲應辦之計有因時苟且之計萬世不易之
計者大學所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也故王制三年耕則有一年
之積例之則九年當有三年之豫其終歲所人蓋足以自給而三年之蓄恒可以預待
不虞如此者所謂天不能災地不能厄口盜賊不能困臣前所謂王者之政

陛下今日所方欲切求而勵之行者所謂終歲應辦之計者蓋生財之道未甚周節財之道

未甚盡一歲之入僅足以克一歲之用其平居無事尤未見其甚敝值有凶荒盜賊之
變則未克厚斂重取以至於困敗而不能自振若此者蓋素備不修因時權設漢唐宋
以下治天下之大率而非吾

陛下之所以奉天理物而深厚

國脉者其所謂因時苟且之計者蓋平時之所以斂取於民頗無其度而取民惟畏其不
多用財惟畏其不廣方其無事百姓已不能自給迨其有變則不可復爲之計矣此則
制國無紀潰亂不時蓋昏亂衰世之政焉臣前所謂起於游惰病於冗雜之弊亦畧有